



海
全明
集威

渡河入林

(美) 海明威 著
张宽新 译

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渡河入林

[美] 海明威 著

张宽新 译

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渡河入林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著;张宽
新译. — 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6

(海明威全集)

ISBN 978-7-80765-595-4

I. ①渡… II. ①海…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— 美国 —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220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58 000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6.6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说明

鉴于现在人们喜欢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生活中的真人对号入座，因此有必要作如下声明：本书中不存在真实的人物，书中的人物及其姓名纯属虚构，部队的名称以及番号也纯属虚构。总之，小说里的人物和部队，在现实生活中均不存在。

怀着爱，献给玛丽^①

① 指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·威尔什，两人于1946年成婚。

第一章

大约在天亮前两个钟头的时候，他们就出发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所有船只都鱼贯而行，不费力气地在水道中破冰前进。每只小船的船尾处都站着一个船夫，他们的身影隐藏在黑暗中，模糊不清，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，那是他们在用长船桨划水。狩猎者坐在一只打猎凳上，凳子被牢牢固定在甲板上的一个木箱盖子上。箱子里装着午餐，还有足够多的猎枪子弹。他的猎枪可能有两支，也可能更多，都斜靠在一堆木制的鸭子边。这些木制的鸭子是用来浮在水面当诱饵的。每只船的甲板上都放着一只口袋，里面或装着一两只活的雌野鸭，或是一只雌的和一只雄的。每条船上还带着一只猎犬，每当听见黑暗中野鸭们飞过头顶的声音，这些警觉的狗儿就烦躁不安地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，不停地抖着身子在甲板上窜来窜去。

有四艘小船顺着主水道前行，直往北面的大湖行去。第五艘

小船调头驶进旁边一条支流。这时，第六艘小船向南驶进一个浅滩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水在流动了。

整个湖面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昨夜突如其来的一场寒流悄无声息地席卷了整个城市，湖面上的厚冰就是在半夜里新结而成的。冰层十分坚硬，还带着一点儿韧性。船夫举起船桨使劲一戳，冰面就被凿开一个凹坑；紧接着就听见咔嚓的声音，冰面就像玻璃窗一样尖锐地碎裂开来。但是冰面十分宽广，小船并没有因此向前移动多少。

“请将另一支桨递给我。”第六条船上的狩猎者说。他稳住身体，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。野鸭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过，他听见头上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，并且明显感觉到甲板上的猎犬躁动不安。从北面也传来冰面碎裂的声音，那是其他几艘船也在破冰前行。

“小心点儿，”船夫站在船尾提醒，“你可别把整艘船都弄翻了。”

“我也是个船夫。”狩猎者说。

船夫递给他一把长船桨，狩猎者接过来将船桨调了个个儿。他双手握住桨叶，桨柄对着冰面，稳稳地举起桨，用力向前朝冰层下凿去。等他感到船桨碰到坚实的湖底后，就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都压在又宽又结实的桨叶上面，接着双手握紧船桨中部，用力一拉，再一推搡，使船桨和船身平行，最后将船桨移到船尾。就这样，狩猎者站在船头驾驶着小船，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，一路上凿开前面的冰层，破冰前行。冰面像一块平玻璃一样碎裂开来，船身压在碎冰块上嘎嘎作响。船夫站在船尾，用力拿

桨推开碎冰，好让小船能顺利前行。

狩猎者一直在用力干活，而且穿得比较厚，所以没过多久，他就开始出汗了。他稍微停了一下，转身问船夫：“我们打猎的大木桶应该放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我们的左边，下一个湖湾中间。”

“那我現在可以调转船头往那边行驶了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愿意的话？你看看这些水，它们能自个儿带我们去那边吗？”

“现在正在退潮。谁知道呢？”

“如果我们再不快点儿，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早就天亮了。”

船夫没有回答。

好吧，你真是个脾气粗暴的蠢货。狩猎者在心里想着，我们绝对会到那儿的。现在我们已经驶过三分之二的路程了，假如你担心工作繁琐费力，又不愿打碎冰面去打野鸭的话，那真是太糟糕了。

“用力推啊，蠢货。”狩猎者用英语喊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船夫用意大利语回答。

“我说，让我们快点前进吧，天快亮了。”

他们来到安放打猎桶地点的时候，天早就亮了。狩猎者们的打猎桶是用橡木做成的，被直接固定在湖底。浅湾周围是一片长满芦苇和杂草的斜坡。狩猎者小心翼翼地走上斜坡，听着脚下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那是结了冰的杂草被他踩断了。小船上，船

夫举起被固定在一起的打猎凳和子弹箱，把它们交给狩猎者，狩猎者俯身将它们安进大木桶的底部。

狩猎者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，身上穿着一件旧的老作战夹克，左肩上打着一个让人看不懂的补丁，肩章那里原本钉着的金星也早已掉落，只留下几个细微的小孔。他迈开步子，爬进狩猎桶，船夫把他的两杆枪递给他。

狩猎者蹲在桶里，先把枪靠在木桶内壁，然后在两杆枪之间钉着铁钩的地方挂上子弹袋，最后再把枪靠在子弹袋旁边。

“有水吗？”他问船夫。

“没有。”船夫回答。

“那这环礁湖的水可以喝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，湖水太脏，喝了对身体不好。”

一路上破冰前行，狩猎者已经十分口渴了。他听见船夫的回答后感到十分愤怒，但他还是忍住脾气问：“那需要我过去帮你撑船破冰和放诱饵吗？”

“不需要。”船夫答道，说完就猛地一下把船撑到了周围的薄冰上。他的动作野蛮又粗暴，只听见冰块儿在船下面接二连三地破裂。他双手握住船桨，捣碎冰块儿，又用宽厚的桨叶扫开它们，然后弯下腰，拿出那些木制的鸭子诱饵向身后和船外抛去。

他的脾气可真差劲，好像一只不讲理的野兽一样，狩猎者心想。撑船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事，我一路上像一匹马一样拼命干活儿帮忙，他却怒气冲冲，究竟是谁惹他了？如果他要来打猎的，这就是他的工作，不是吗？

他将凳子放到一个极佳的位置，好让它能向左右两边随意转动，接着打开一个子弹盒，将里面的子弹全都倒进衣服口袋里，然后又打开另外几个子弹盒，把里面的子弹都装进桶内壁挂着的子弹袋里。这样，他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到弹药了。黎明前的曙光将整个湖面照得晶莹剔透，如宝石般闪亮。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显出黑色的船身和船夫强壮的身影。他一边用桨叶破冰前行，一边甩手扔着诱饵，仿佛在扔掉令人憎恶的东西。

天慢慢亮起来了。狩猎者已经可以看见浅湾对面那条穿过海湾的最低的堤岸了。他知道在那条堤岸的另一边还安放两只打猎桶，再往那边就是一大片沼泽，穿过沼泽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。他将子弹装进两支猎枪，又仔细看了看正在抛圈子^①的船夫的位置。

忽然，背后传来翅膀拍打的声音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。他轻轻地蹲下身体，小心翼翼地从小桶的边缘看出去，同时悄悄拿起靠在木桶右壁的猎枪。只见两只野鸭正用力拍打着翅膀，渐渐放慢速度，盘旋着从昏暗的天空中朝湖面上的圈子斜冲下来。他悄无声息地从桶里站了起来，打算把这两只野鸭打下来。

他举起猎枪，低头抵住枪托，仔细瞄准着，猎枪随着目标慢慢转动，枪口渐渐朝下。突然，他在第二只野鸭的正前方开

① 一种木制的诱饵。

枪，只听见嘭的一声，枪声响彻整个天空。他顾不上看是否命中目标，又稳稳地举起枪，追随着另外一只野鸭转动着的身体瞄准。这只野鸭正向着左上方飞去。他毫不犹豫，又在左上方扣动了扳机。只见那只野鸭顿时停住，翅膀合在一起，嗖地坠落了下来，掉在那一堆放着诱饵的碎冰中间。他回头看了看，第一只被打下来的野鸭也掉在那附近的碎冰上，看上去就像一堆黑色的东西。他知道自己是在打第一只野鸭的时候是很谨慎的，完全是等那只野鸭飞到离小船右边很远的地方后才开枪；而在打第二只的时候，枪口远远指着左上方的高空，等到野鸭飞到那里时才扣动扳机，以免误击了小船和船上的船夫。狩猎者觉得十分满意，毫无悬念，这是非常精彩的两次射击。目标全部击中，并且考虑周详，没有对小船造成任何影响。这正是他严谨的作风，开枪前确定队友的位置。他高兴地想着，拿出子弹装进猎枪。

“听着！你这个笨蛋！”远处传来船夫的怒吼，“别往船这边开枪！”

狩猎者心中暗想：我要是对着船那边开枪的话，那就真是个可怜的蠢货了！

“安心放你的圈子吧，”狩猎者对着船夫大喊道，“不过你的动作要快点儿，在你把它们都放好之前，我不会朝湖面开枪，除非朝天上开。”

船夫回答了几句话，但是狩猎者一点儿也没听清楚。

我干吗要去搭理那个笨蛋？狩猎者心想。我知道该怎么打野鸭，一路上，我帮他破冰撑船，做了那么多事，甚至可能干得比

他还多。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我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小心谨慎而又准确地打野鸭。到底他在闹什么脾气？亏我刚才还想主动帮他去破冰放囫子呢！这个愚蠢的家伙，让他见鬼去吧。

在湖面的右边，船夫仍然怒气冲冲地用桨叶凿冰面、抛囫子。怒气写满他的脸颊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愤怒和粗暴。

我可不能让这个蠢货毁了这次狩猎，千万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心情。狩猎者对自己说。如果太阳还不能把这些薄冰融化，那么今天就打不了几只鸭子了，很有可能就只能打到那么一些。打猎时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能打几枪，所以决不能出任何状况来破坏了这次狩猎。

他站在木桶里，望着前面堤岸后的沼泽地，那里的天空已经被阳光照亮。他在桶里转过身，目光穿过冰冷的湖面和闪着亮光的沼泽，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山顶白雪皑皑。他坐在嵌在湖底的木桶里，地势低矮，看不见群山底部，一座座山峰十分突兀地从平原上拔地而起。当他看着远处群山的时候，他感到有微风拂过脸颊。他知道，随着太阳的升起，风儿会从那里吹过来，等风惊动那些鸟儿的时候，它们就会从海上飞过来。

船夫总算放好了所有的囫子，那些木制的诱饵散在湖面上，被他分成了两个群落。其中一片面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也就是小船正前方偏左一点的地方；另一片则抛在了狩猎者的右侧。这会儿，他又将一头系着一块小铁锚的绳子拴在一只活着的母鸭脚上，再把这只小母鸭放进水中。活蹦乱跳的母鸭一进到水里，就

迫不及待地把手钻进了水里。不一会儿，母鸭又露出脑袋，接着又整个儿钻进水里，旁若无人地游来游去，钻进钻出，不一会儿就浑身湿透了。

“你认为这周围的冰是不是还得再凿开一点儿？”狩猎者向着船夫大喊，“冰面太多，能游动的地方太小，鸭子们很可能不愿飞下来。”

船夫没有回答，只是默不作声地举着船桨开始凿起冰来。那些锯齿状的冰块儿边缘凿不凿开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冰层在这里根本就无关紧要。船夫虽然没有回答，但心里却十分清楚。但是狩猎者却不了解这些规则，他看着船夫，心里想着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路上都显得难以相处。但是这次狩猎决不能让他给毁了。我的计划完美无缺，可不能让他给我搞砸了。我现在打出去的每一枪说不定都是最后一枪。我决不会允许哪个蠢货来进行任何破坏。放松心情，控制住情绪，千万别发火，小伙子，他自言自语道。

第二章

但是很显然，已经五十岁的他不再是什么小伙子了。这位曾经在美国服役的陆军上校，在决定来威尼斯狩猎之前的一天，不得不服用了大量的甘露糖醇六硝酸，那是为了通过医生的身体健康检查。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吃那些东西，最后只好告诉自己，仅仅是为了顺利通过医生的检查。

军医看着检查数字，露出十分怀疑的神情。但是当他进行完第二次测量后，还是将最终数字记在了检查结果表上。

“你知道的，迪克，”军医说，“检查结果表明你没有什么疾病，一切都正常，但是事实上，你的眼部和脑部里面的压力非常高，这些表现和检查结果是完全相反的。”

“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，”狩猎者回答道，但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猎人，只不过来威尼斯后当了一次猎人。他实际的身份是美国步兵团的陆军上校，以前还是一位将军。

“我们相互认识已经很久了，上校，”军医说，“或者看上去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的确很久了。”上校回答道。

“我们这样说话就好像在编歌词一样，”军医说，“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你最好远离那些巨大的金属物品，更要远离任何火源，你身体里全都是硝化甘油，哪怕一丁点儿小火星也能把你点着。噢，上帝，或许我应该去找一根铁链拴在你身上，就像那些装运燃料的大型卡车一样拖在地上，用来保证你的安全。”

“我的心电图一切正常吗？”上校问。

“你的心电图看上去十分完美，上校先生。它显示你的心脏活力跟那些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一样强劲。即使是那些十九岁的男孩子们也不敢嘲笑你。”

“听起来十分不错。那么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？”上校问道。

来体检之前，他服用了过多的甘露糖醇六硝酸。所以，现在他不断地觉得恶心和难受，便急急忙忙地想结束这次谈话，赶紧回家找一片安眠药吃下，然后躺在床上休息。我真应该把那本小战术手册写完，它正好能给那些突击排学习，他这样想着。真希望我能告诉他那件事的真相。我怎么就不能请求法庭给我一些更多的宽恕呢？你永远也不能这么做，他告诉自己，你必须一直向他们表明你的清白和无罪。

“你的头部受过多少次严重的撞击？”军医问他。

“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的，”上校告诉他说，“在我201号历史记
录里面有记载。”

“曾经有多少次你被击中了头部？”

“哦，上帝，”上校对着他说，“你是作为一个军医问我这个问题，还是作为我的私人医生？”

“当然是作为你的私人医生才这样问你。难道你认为我是故意在让你难堪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韦斯。我很抱歉，只是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关于你脑部震荡的情况。”

“真正发生的那些？”

“任何时候，只要是你失去知觉后什么都忘记了的那种情况。”

“差不多有十次吧，”上校回答说，“如果打马球时发生的情况也算，一共有三次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最少七次，最多十三次。”

“你这个人还真是又可怜又倒霉，”军医说，“噢，不，我是说上校先生。”他急忙补充道。

“那么，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”上校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上校先生，”军医说，“你的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身体完全健康。”

“谢谢，”上校说，“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塔里亚蒙托河口那里打野鸭子？那儿的沼泽地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打猎地儿。我认识一些不错的意大利小伙子，就在科尔蒂那里，他们拥有几座庄园。”

“是不是他们打黑鸭的那个地方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能打到真正野鸭的地方只有科尔蒂纳。那里有不错的孩子，他们优秀的狩猎能力，还有真真正正的野鸭——绿头鸭，针尾鸭，赤颈鳊，还有野雁。那情景，就跟我们还是小孩子时的家乡一个模样。”

“噢，是的。我们那时是二十九、三十岁的小孩子。”

“听你说出这样泄气的话，还真是第一次。”

“你知道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打野鸭的技术并不好，我是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。”

“那你还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会有很大的发展。”

“你是在开玩笑吧，上校先生？”

“当然是玩笑话，你知道我并不是个刻薄的人。”

“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好，上校先生，”军医说，“很抱歉我没办法和你一起去享受打猎的乐趣了，我连怎么扣动扳机都不会。”

“真是见鬼，”上校说，“无所谓，这并没有什么关系。远离军队的人都不会开枪。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”

“那么我再给你开一些药吧，它们能保持你的身体状态，维持和增强现在的效力。”

“真的有这样的药？”

“抱歉，现在还没有。虽然有人正在研究，但目前的确没有这样的药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慢慢研究吧。”上校说。